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目錄

高啓

送徐以文序以文一作幼文名賁寓公

静者居記爲寓公張羽

蜀山書舍記爲徐賁

唐肅

蜀山書舍記同上

張羽見前

奉訓大夫平江路知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子華名棣

蘇伯衡

蕭洵長興令

顧渚採茶記略

沈貞長興人

士林山水記

林靜見前

宋濂溪先生像贊有序

張遠

題王叔明畫叔明名蒙

沈良

溪山萬狀圖記 爲郡人李華甫

跋趙子昂墨梅

題縛筆帖 爲郡筆工陸穎

楊復 長興人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題上人復住峴山疏

沈彬 武康人

防風氏神廟碑 在武康

金寔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梅頌 并序

劉基

吳興章仲文築室花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清以直兮玄冰沍寒不撓其節兮玉之絜兮衷之特兮閑

而發兮芳郁烈兮黄中繹䆁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

能干兮冬榮夏實含陰陽兮青黄纍離以和羙兮文質

彬彬德之儀兮君子之象君子之宜兮

紫虚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郎文 劉 基

栝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爲吳興人其先評

事公慼因仕家于栝其子孫遂爲栝人五世祖安國故

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

挺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廸功郎

祖有光父艮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羣

兒嬉父母甚器異之稍長遂命入紫虛觀爲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授號崇德淸修凝妙法師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修三淸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昊天上帝其下爲演法堂觀宇粲新山水增氣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覲省奉甘旨不匱親没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眷眷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兄

之二子能讀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
門戶寖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
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旣而世昌中乙亥鄉貢
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卒年七十五葬于
觀之南岡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胑
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爲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
安棲蒿萊食水蘖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
豫章眞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弼公然飛升當白日

於休先生發徃蹟保合至真去汚濁收藏精神歸閒寂
金蛇守門遘皇極二六盐一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
大衍之半返中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
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劉基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
林侍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曰公乃代
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揚名當
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

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敞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爲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廸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好咸北覲京師廸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識

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榘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至肩足摩踵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産而喪葬咸得盡禮三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目至而嬴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

士人即邵也孟思爲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濤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修其齡維蒙弗寘以鑠厥貞有悠昌徵昭以斯銘

嚴司空鳳栖書院銘

沈夢麟

惟皇降衷厥有恒性氣以成形而理貞靜才禀於氣或濁或清剛善柔惡暴棄攸成逸居無教德胡以明往聖冉法布在六經爰立之師先覺後覺蒙以養正必志於

學敬敷五教司徒是作欽惟　聖朝比隆三代文教聿崇德並覆載維我尚書學古入官登庸卿相錫立朝端乃明彝倫乃建書院進修名齋廣益聞見爲子盡孝爲臣盡忠我作銘詞昭告童蒙

黃處士誄

徐一夔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九十卒既葬于湖州化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摭其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濆至於春秋助

齊有勲有熊疾之覆其宗禋散處朔南族類實繁爰至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覩顔香孝覩奮瓊位三公琬悟絕群亦有允也罹黨錮究其本硌硌其源渾渾至宋叔世有提刑君有德有烈皂蓋朱旛維此提刑其產則閩其來于越則仲子昕實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靖溫詩書爲宅禮義爲垣云胡不淑遭値不辰宋祚訖籙海宇揚塵斂其所有靡途可遵欲潔其身爲養吾親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汙擠儒之仁以濟時艱非志所存雖嗇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純西游

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
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
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誼之敎我
實小子不敢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
其芬

送徐以文序　　　　高啓

余少喜交游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獨
與鄉里之君子游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怙恃
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然十餘

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其豪健俊偉魁閎辯博飲酒談笑以意氣相得者固不爲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薰然和粹然溫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者焉乃知未行四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多得哉余用是益親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葢自少及茲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濱崇臺古樹之上以文未嘗不徃而余未嘗不從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爲喪亂之時羈窮之日也葢以文不汲汲求世

知居衆中退然若無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別告余謂久合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爲甚戚也但以文今絕去紛囂得益厲舊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閭里間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聲於雲溪烟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靜者居記

高啓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之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戶虛寂落然無囂聲客顧而歎曰美哉居乎使張君不勦動于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余謂客曰子何言之戾邪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干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祿之念不忘于心窮約之憂毎拂乎慮雖夷然而行塊然而坐顛倒攖擾無異奔騖于埃壒者子謂其果靜乎又有人焉游于邑都宅于市里鄰有歌呼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

倦乎應答身勞于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愼出處之誼雖逐逐焉群于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予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于人不係于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于人人之靜亦無待于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已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于安重而不遷淵靚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君之志蓋在于是而假以名其室予豈末之思

乎客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所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愚所及則願學之焉子之言備矣豈不足記吾居哉請書之顧余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君而從事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

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吾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升裳之於容珩璃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旣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群

聖賢修巳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歲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士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荊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悵悵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蜀山書舍記

唐肅

自天厭文治盜弄五兵者[illegible]草莽幾遍齊州一時才傑之士殫其智力於是靡然輯六籍而皮孫吳師宗儀秦背遠姬孔左瞋右仰以求容于俗一有操仁義之說者咸目為迂濶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一士焉衆猶而獨薰衆華而獨素衆雕而獨樸衆譟而獨默衆表襮而獨括藏衆挐挐狂騖而獨兀乎若無趾衆憒憒合汙而獨介乎若不情于山之麓水之涯迺攜迺營以誦以絃匪帝訓王禮不習諸口不服之膺夠易之玄咀詩之菁揭春秋之衮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

璞俟價而售朊於時不朊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愉愉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信有之乎若吾友鄭郡徐子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願隱之志則亦庶幾乎徐子行將襄書褫劍閉迹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無絶我

承訓大夫平江路鄭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

張羽

吳興唐氏子既葬其父知州府君始以狀走吳門徵於

潯陽張羽書於外碑乃爲其狀曰君諱棣字子華先世
錢塘徙吳興君之父承務郎多財好賑歛其德不爲皦
皦之名士君子謂其有陰德其後必大旣而生君儀表
異常兒稍長從名儒善解悟章句造次可誦其餘力習
繪畫舉筆有師法時趙文敏公一見君輒奇之出入門
下益厚勉思自樹苦無資地遇郡守馬侯德昌中朝名
臣旦夕補內借爲己助因于以詩侯與語合未幾果擢
秋官遂挾與倫比侯欲致君捷徑進薦仁宗詔繪嘉禧
殿御屏揮洒立就天子稱賞待詔集賢院日從文臣名

相游得與覲■圖書由是聲聞大震行見召用命嘉興路照磨嘉興繁郡簿書紛冗公儒生爲之獨優旱饑營救行宣政滿除徽州路休寧縣尹休寧俗尚剛猛馭以義即伏馴先是豪民好爲併兼貧民至空産賦往往逋亡君至獨蠲其弊具爲科條首理學宮敦崇化本令民推戴豪民不利共賂左右以紛■沮君執不變擢任廉吏益加精勉宿弊一清流逋歸復山民老人擁馬拜謝爲賀然豪民造謀中君聞江右有刀筆善搆辭者遣人請計道從彭蠡忽風弗得渡若有神使之詰其人怖悸

求返風息歸語其黨解約自新縣置榷茶提舉侍事吏趨走承望若事嚴郡守然每公會饋賀禮由提舉君膺命以守民社有越次者嚴加遣責緣是懷忿種種造謗不墮其計既而其奴酗酒殺人吏請捕奴主君不可曰奴殺人坐奴耳其人慚謝曰我小人爲唐侯所容君爲政惟用儒法剛柔適調歸於太和居五年政平化行獄訟止息課爲江東最以老去官民涕泣塑像祀春秋進奉議大夫平江路吳江知州致仕卒年六十有九葬烏程澄靜鄉配蔣氏合葬焉君之大父曰藻父曰清贈承

務郎歸安令母沈氏贈恭人配王氏蔣氏皆封恭人子五皆側出允偁允誠褚氏出允劭允恭允升謝氏出女二長道安嫁杜仲芳次道貞嫁沈思明按虞文靖公集稱君詩畫并公所序休寧稿與黃文獻公所序味外味集若干卷藏于家畫若干軸廢于兵其餘散在四方亦僅[illegible]難得天子思用老成詔以福建行省僉事起君而君不及矣公遇人主倘不死得復用設施當不止是特爲之識其狀云

雲林辭 并序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敻寄懷爽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塘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塘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塘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

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
貞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
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
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于胸中猶且
有所不免况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
之際乃能决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
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
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適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奥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闤闠而臨通衢車塵滃若■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為逐臭之夫瞻彼桀郊兮震澤之墟俯苕霅之漣漪兮仰毘弁之欝紆前衿衍之絶埜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棊寘兮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搆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楮不彫不琢兮不丹青以塗堊甓薜荔以帲幪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

為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踈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零麗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訧吹訧噓排我簷楹羃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倏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若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暎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

日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翫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貿以犇趨況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illegible]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涯山砠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蓁茂春華敷岩紅淵綠張氍毹幽泉發竇疾以徐髣髴會朝鏘珩琚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𡒊何濡濡時招玄眞子膾却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既醉涉江弄芙蕖歌曰

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葅衣且食兮保我軀濡志
釋兮煩慮袪逍遥委虵兮文何必訪偓佺於蓬壺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釋來復

昔達磨大師壁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眞體使人
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夙慧天稟領悟超然故於密
授之際直證其妙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
之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
默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記達磨有懸
絲之讖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至

是而真心之體顯白於世潛符密契者不為不多矣然
而此心之知虛靈寂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仗境託緣
之知而爲其體也自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宗行棓
行喝至於擎叉舞笏挖弓輥毬各立玄門建化不一究
其大機大用無非直顯心體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
入室示衆等語觀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
隱殆及南宋以後諸師漸乃組章繪句流爲造作甚至
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沿襲大爲有
識所耻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傳心必惟自證纔涉言

詮即第二義而況務為造作者耶余毋與通宗達士語至於此未嘗不為之太息焉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真體故其語言不事造作實自胸襟渾然流出者也讀其山居諸偈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及上堂示衆諸語一皆切直諦當有足警發於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摸倣之哉嗚呼古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寥宇宙作者無聞安得起斯人於寂光凈居而共論茲事焉

繹志亭記

童 冀

洪武二年冬　制詔天下府州縣學成置師弟子員厚
其廩祿以教養之本以經術參以六藝由是四方弟子
彬彬輩出蔚爲蓮材湖學承安定先生過化流風善教
猶有存者今年夏長沙談先生以翰署近臣來守是邦
祗謁廟庭環視棟宇傷焉疚懷致理之暇遂大新廟學
子民趨事不日告成殿堂廊廡齋舍庖湢整飭完好丹
堊輝映先是學宮序射師弟子露次于外而三揖升堂
禮有未稱先生不欲勞民顧退食之舍中直射圃遂闢
而新之既成徵名于冀冀惟命名之義必稱其實記曰

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諸生方有事于學蓋
各繹已志以思懋夫學哉請名之曰繹志庶其寔之易
稱也嘗試論之學宮有射蓋自有虞氏始殷人以序名
學孟氏以謂序者射也則學之有射舊矣秦漢而下此
制久廢　國朝始復舊制故射之藝得列于學宮而卿
大夫士皆有射所稽之古典成周之世諸侯歲貢士于
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
與于祭其容體不比禮節不比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焉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古今豈異宜哉厥今府州縣

學其弟子員選入成均必考經史六藝是亦古者貢士之意也方安定先生授教斯郡置經義治事齋其徧迄今尚存伐柯取則夫豈遠哉然此猶以近代之學言也傳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道固不止于是而已也學者蓋思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盡夫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究夫五常之理焉斯其爲稱志矣藝云乎哉既以名亭僉謂宜志其說于壁以警後之學者遂書之以爲記先生名士奇優于學問勤于政治其從也不亟不徐工省業勤其他綜理率稱是云

貞節丘婦傳

童冀

貞節丘婦盛者烏程人也少歸同邑丘岩事舅姑以孝謹稱屬元季寇盜充斥岩挈家避地近郊盛及岩二妹俱盛年有容色時游軍肆剽村落間盛謂二女曰時事如此勢必不免與其辱身生曷若全節死即赴水殁岩二妹繼之丘母驚遽亦墜于水岩亟扶母登岸良久蘇兵亦繼至咸愕眙驚歎遂捨之而去暨事寧岩義不再娶者十年嗚呼世衰道微士之能明綱常者幾何人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此之謂也贊曰丘婦殉節二

女從死守正明義乃出女子赫赫冠裳含垢蒙耻彤管可徵昭示來祀

福寧王尹贊并序　　王禕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各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

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
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
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顔字
伯敬濵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
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
京師受知駙馬荊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
宣使滿考調承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
陞信州推官平反寃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
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

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邇州境
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
民兵訓練為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
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
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却俄而
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欲
留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
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
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

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即殺何
毆爲然我可殺愼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
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
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
當爲厲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
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
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
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瘞侯尸尸瘞而蜂散賊中時
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輙自斃

侯之既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顧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退失所天死固其有豈以身受辱即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者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敘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為國死難之有人為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

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毁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

王侯英風千祀

按王尹寓與葬俱在烏程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王公碑　王禕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王

公仙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

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蜕葬于玉壟山之原

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眞人薛公廷鳳實嗣公住持

杭之大開元宮乃逃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玆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雲武翼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武大夫集州觀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迥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館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即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

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驅馳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眞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州開元宮提舉宮事壬辰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仍提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嘉徐倡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披香殿奏對稱旨甲午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蕆醮翠華閣及萬歲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

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今吾詣闕
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籙江南戊戌入朝扈駕至
上京賜衣三襲賚及其徒己亥春詔公從忽刺真妃北
行梁王既改封晉王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
杭州化去公煢煢然扈從而歸庚子春侍晉王入覲蒙
兩宮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聖觀印章視五品
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錄玉隆萬壽宮住持提點實同[illegible]
公之獻替事之日開堂演法聽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
入朝璽書加護玉隆癸卯回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

人益謙而弗居開元甲辰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眞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入覲至大戊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興聖太后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已酉夏還居開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請謝宮事仁宗卽位特授靈妙眞常崇教眞人遣使賫制書卽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諸闕賜見嘉禧殿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眞人者圀遡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illegible]況祉存著

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眞人及嗣師眞人久侍中被
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極矣
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眞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請
固辭不敢稱眞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
矣上稱歎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
宮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
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眞人領杭州路道
教諸宮觀事住持開元宮事勅詞臣爲贊書褒揚之仍
給銀印章視二品陛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

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當用今命近臣頒示中外爾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眞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眞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眞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邸在朝特命內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鏁熊事告成受白金楮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丘及汴朝元宮道錄修武展省先塋而還復奉

旨求東南賢良兩宮錫予加厚朝臣祖餞都門外供帳甚盛米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末嘉戲倜六書故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者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百寮山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即圖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加于昔開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爲大宗師於公尤加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爲浙官落成就召詰闕見

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
內府道經幷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
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
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卯天師至杭蕆醮禳海患公
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
醮事至元乙丑春今上命黄眞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
祥觀建金籙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
加護如前公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裒上所賜冠服及
所蓄圖書琴劍之屬籌送宮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

復以箇㩁委提點毛子薇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畫曾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創宮中造閣有白鶴飛繞之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崩玄有終焉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賔客集崩玄以公生辰相率爲壽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無進子久矣吾將就休息汝其爲我款諸賔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昃奄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斂焉所度弟子自陳子浩而下若干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正系者實惟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大宗師之傳遜

謙再三不獲巳乃勉承其甲乙之次於是集賢以聞有
旨特加薛公大眞人之號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主
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
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履貴盛而能謙虛滿盈而能
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眷弼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
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
士遇之以禮曾無間然性好施予祿廪雖厚未嘗周其
用也其所爲詩閑遠典雅爲世所傳賞扁居室曰玄覽
且以自號晚歲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

陽冠白羽衣朱顏鶴髮爽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趣望之者以為真神仙也嗚呼若公之高節軼渠誠無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為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盍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為物先能安以舒為而無為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其德乃真爰與道俱猗歟真人情中氣和列仙之儒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贊玄化宜助皇圖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帝曰汝來陟降左右[illegible]珮璚琚骸自淵東便蕃賚予恩優禮殊號以真人帝命

有赫形于贊書眞人抗言名息泰甚臣實逃疏維是徼椒孔閟且碩匪臣宜居願歸奉祠以祀鴻濛以逸微軀亦既歸止葆精養粹味道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天爲徒謂將逍遙後天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何之紫府淸都玉虛之山冠劍所藏閟茲幽墟刊辭揚芬載勒貞石永世不渝

顧渚採茶記略　皎淵

長興城北四十五里有山曰顧渚山麓宜茶志稱與光州同唐貞元十六年刺史李詞乞以貢焙在寺山下寺

前百步有泉極清甘煮茶藥皆仰此相傳每歲刺史入山造茶具禮拜勅頂之發源其夕清溢造畢隨減刺史去則涸矣歷代皆貯之與茶同貢刺史入山往往柵勝號爲茶仙劉禹錫詩云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采茶時杜牧之云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顏真卿白居易皮日休鄭谷逮宋蘇軾諸賢履舄所至題詠爛漫流風餘韻皆可想見若息躬枕流忘歸金沙諸亭與木瓜堂明月峽清風樓則皆漫無可訪洪武六年春余以工部主事來宰是邑始至官公署僅設而垣墉穿缺草莽

役偕案牘委棄廢置不治安得復知有其他爲政未幾
而帖下通判四明周亨隨至余以守令例當行明日
守與劉侯頫亦來寺悉傾把守僧巷中來見其首衣結
言即淚下周視山麓■皆蘚■草莽間■將何
以修厥貢罪將誰歸於■衆伐■■求金汲
水疏滌之招來僧之竄避者復其身專事於茶寺宇[illegible]
折者悉令撤而完之以居歲入山之泉製備龍焙之器
餙童子數十至期盥櫛易衣人授採具平旦以從採[illegible]
仍收寺僧喜悅定爲常典然後次第修完息[illegible]於茶

國右率童子官僚至則少休焉構清暉軒於務院西為監官所舍甃金沙池繚之以闌楯仍作亭四間池上龍焙時所以禮泉也明年春穀雨先二十日通判金華田侯洞先來前夕小雨茶皆漿芽争敷足供常貢欣謹書其常事之所宜先貢采之次第記于寺壁庶來者守之而弗敢怠忽歷代歲造之增益罷行并書下方云

唐歲造焙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宋能貢元求茶二千斤續增芽茶九十斤　國朝丁酉年進芽茶三百斤戊戌年增薦新芽茶九十斤又增貢五百三十三斤

一十二兩丙子年又增芽茶八百一十六斤六兩葉茶三千二百六十五斤八兩吳元年又增進貢薦新芽茶二斤磨造末茶二千八百八十三斤一十五兩七錢五分葉茶二萬二百八十二斤二兩二錢五分欽依每斤折米一斗該銅錢一百二十文洪武四年又增末茶三千二百四斤六兩七錢五分芽茶一萬六百二十一斤一十四兩二錢七分五厘葉茶九萬六千八百八斤七兩一錢七分五厘洪武七年又增顧渚山葉茶一千斤該錢通計一千四百一十六萬

五千七十一文六分七厘八毫五絲末茶變易價錢時值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六文五厘奇洪武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并書于吉祥寺屋壁

士林山水記　沈貞

去長城北廿里曰士林唐宋迄元居多文人俗名壤沃民淳殷富村善凡離世外道者施施而來汗汗而游余因避亂居此得窮山水佳勝歷叙紀之自南而來出析湖自北而出由顧渚東從曲塘西接堯市其東南營艮山者曰吳姚千戶陳家㶁實霸先舊業與其隣千闞者

濮東西膏腴萬頃農歌互答樵牧問話葱葱徛徛繼禾積麥野興幽趣溢于心目不可殫狀斯水覛者曰徐公堤塘水潔且甘可濯可湘摶擊澄泛溢泒滋度自右旁達山水可記者曰石澗澗勢曲折如之玄顧而東迤則北流逆而西引則西流坻㙮洄洑不能各狀激之為湍渟之為渚繚之為泒支稍砣砥而高為堅流為噴泉為縱橫澮淵潭多紅鱗多紋魚八鬚四足鮎日映則洋洋于空投以塊則群趨而唶撇然而逝則伏崖下好事者標以餅餌飛揚爭取深可坐玩自茲淵少上有山高聳

懸而嵌者曰徐氏山山舊屬徐故以其姓姓之登高望
遠具區之夫椒雙雷洞庭馬蹟宛在足底又低而盤旋
者曰金牛嶺外隆內伏多櫧櫪櫟栟土人務樵支徑龐
雜自非熟由者前導則迷矣歸路山花分紅野雲翳黑
鎖鈿太古莫知端倪自徐山盤旋而南曰南岡由岡而
上曰白石山山石晶晃如雪堆塢中浮屠氏佔幽隱清
適足以蔽遮樹木皆卑屈堅瘦若蒼叢棘棄百鳥喧啾
雖冬常如二三月又散而他之其可游玩者曰鶴溪潭
什潭多巨植森列千章映蔽日月蒐苓蔦蘿牽絆聯絡

交貫其上如幢豎如蓋張龍鳳翔翥下有頑石可列坐者十七八潭中多蒲荷荇藻嘉魚出没如赤鯶如琴高文縱而北之日西清澗澗石皆叢生杜若淵人向閘湍水激發礧磈故噴爲崇琤聲吼爲雷殷聲濺汁灑濟爲鐘磬琴筑聲他如慈姑塘響泉崖香水潭龍潭皆可與于游玩者率萃幽勝總屬隸士林故士林之游者日益盛嗟乎古昔承平時士大夫闈闢栵望列治第于都城熙熙其門呶呶其堂未嘗得夫山水閒靜之趣自東南兆沸雖都中不皇寧處於是投山林者有之匿篠荆者

有之然後山水閒靜之趣又變爲憂愁寂寞之鄉自非高志曠達與世相忘者莫得而樂其樂也則士林勝槩各有所解昔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至以爲山賊韓退之登華峰絕頂至不可上下何其病癖如此予雖不及古人將隨境指物咸有歌咏且曰人以時美境以人勝夫物不自美因名而稱名不自異因人而成蘭亭之清流激湍非逸少莫見其勝栁永之僻潭隱磵無子厚莫知其奇庶斯文而有傳則士林之盛當不讓蘭亭栁永矣

宋濂溪先生像贊有序　林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濂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為世禎祥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汙㲉窔千有餘年迺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揁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闢於理義之學其功

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辟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是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

天子敦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懇 上知不可强廼止蓋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位爲儒宗出爲勲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是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遭遇爲事至公

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
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有
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
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敘而贊曰
天開　皇明寔生儒英光儲嶽降維戊在庚燁燁其氣
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
貌之淸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粹如風之鳴如龍
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之宏豈惟亡者以聖爲
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　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胄

于襄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于庭九卿百辟尚其典刑四夷八蠻慕其光聲勛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　天子乞我頹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illegible]　制詞林之榮懸車講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既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息我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

題王叔明畫　張遠

昔師一峰道人曾有模董元風雨蕭寺圖今見此可謂

雙劍神物須合子中其藏之以俟

題王叔明畫　　沈良

予家有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是思陵所題筆法高古精絕叔明相訪出以示之稱賞不置予輒以贈之叔明爲歸此卷予展賞題此俾言時至正庚寅秋七夕次日也

題趙子昂千字文帖二跋　　方孝孺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得金陵

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安頃修先朝實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古皆不可得也

又 見題宋舍人草書千字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鷙

雖出與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宜矣

題覩鵝圖

方孝孺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況其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藴與心之所得寓之于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彼何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巳覩錢舜舉之詩風流閒遠之

迺猶溢于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策縑紙雕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唐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榱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

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予寧多學而甚

文必以余言爲然

嚴大司空像贊　　方孝孺

德容申申方寸坦坦能才卓卓樂意侃侃翱翔朱裿頓之術志伏波卜式之善譎中林也蔥蘭端上材也冠冕是宜結聖主之知歷台鼎之顯唱大廷之慈琴陳清廟之瑚璉屹山嶽以崇重倚春雲其舒卷誠可謂備五福於一身而貽百代之蕃衍也

沈約論　　方孝孺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于衆人之中而

其心常懷慚蒙愧于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見之人或見于影響或形于夢寐察乎在前皆其鬱敝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淩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夫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坐觀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明梁武帝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于梁假若沈約

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責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于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爰媒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物者必其行多可愧者也

茗溪覲舍圖序

劉寅

仁義天性也具於心其理渾然無形聲之可覩聽迨夫見於行事則覲其親者爲仁敬其君者爲義覲親孝也

敬君忠也忠孝立仁義備而天性之理存焉監察御史
太原王公世居吳興之苕溪苕溪山水明秀古今忠臣
孝子斌斌輩出者亦不爲少可謂地靈而人傑矣公在
家讀書時兩髦戴首班衣爛然奉甘旨問起居雙親顏
采歡忻悅懌里閈之間稱曰純孝是乃天性良知良能
之自然耳年既壯道德洞明志行超卓爲知己者所薦
朝廷授以清要之職俾繩愆糾繆彈壓百司公乃謹
守憲度克盡厥職激濁揚清不畏彊禦名聲著聞癸未
秋　駐上軫念西南夷服之地去　京師阻遠恐其民

煢獨鰥寡者失所養豪強桀黠者肆其恭或致逃鄙弗
克枚寧特命内臣近侍不遠萬里來撫鎮之而公適在
行也公至金齒下車之初廉問民隱敬禮尚年齒克刑
獄平反寃抑戎夷由是心悅而誠服之無怨懟者公務
之暇覩白雲悠然思雙親失養因泣數行下既而自惟
無私情奈公義何王事固不可置而吾親亦奚可忘乃
命工繪爲依溪親舍圖以寓意士大夫從而咏歌之公
徵文爲首序寅再拜起復之曰天性之親者仁義天
倫之重者君親人道之先者臣子人事之大者忠孝爲

子而克孝於其親爲臣而盡忠於其君天叙天秩之理無不畢矣公讀周孔之書者也涵泳道腴周旋禮節始則移事親之孝以事君今則推事君之忠以思顯忠孝兩全而臣子之道盡矣吾謂公之此圖非空設也白雲繽紛如翔如飛青山嵯峩如倚如欹綠水蕩漾瀲灔彌碧梧翠竹鬱鬱猗猗抑不知其爲君退之湖耶浮上之峯耶夏屋渠渠雙親倚閭今果得其安耶否耶是則公之心披是圖而愈思愈慕焉詩故訓然則非空設也夫孝之至者可以感天地孟宗至孝也冬月泣竹生筍

久討至孝也舍傍湧泉生魚人思孝心之不至不思神明之不祐堂堂　聖朝德洽仁浹無遠弗屆公其東歸迎親祿養怡聲下氣洞洞屬屬爲他日太史氏必有與公立忠孝傳者吾但恨老不及見姑祭此以爲之兆耳

萬里錦還圖序　　劉寅

友人朱彥澄氏持巨軸過一齋請曰彭城金彥升仲美與若溪之上讀書明理孝友著聞郡守薦爲椽掌刑曹務以平恕存心不事深文苛刻民誦德者載塗既而朝京師例調雲南之金齒守帥知其能處之幕下俾典

司衆務彥昇和厚愼重上官由是見悅而衆亦推服皆念祖母在堂今已八旬嚴君亦幾耳順矣旦何以恐晨昏奉養之道未備寸心懸懸欲一往省無由也茲任爲程縣丞時已知彥昇之賢曾三四過顧彥昇在此亦不忘襲昔之好與予友甚篤明年春當考滿歸今預製行卷作萬里錦還圖以慰其意且期彥昇事業遠大焉予宜序之序曰自古出仕萬里之外者未必不思覲也及歸而覲省焉亦未嘗不以爲榮也韓魏公還相州名其堂曰晝錦周益公還江西書其門曰三著錦衣歸故

里職雖有崇卑之殊而戀戀故鄉之心則一也夫而思歸而榮乃人心之所同然耳今是圖題曰錦還其取斯義歟予嘗聞之駟馬鳴珂雙旗開道煌煌斧鉞煒煒麾幢達人志士不以爲榮焉孟子有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誠哉是言借此以論彥昇之錦還矣山川明媚寵柳嬌花助光晶也風月和柔黃鶯紫燕弄音聲也澳池水滿天光雲影爛熒熒也峽江雨霽島林煙歛聽猿鳴也衣不尚靑碧而苧袍似雪潔且明也佩不華綵玉而帶鈎如月白且淸也漫漫長路跋涉不知其

勞魏魏峻嶺攀躋不覺其險是何也思親之心切而懷鄉之意深也入其境弁山峩峩咫尺目前老者候之里門少者迓之郊外風雲爲之動色川原爲之改觀烹鮮鱗酌白酒而勞之者疊疊謂之錦還夫豈不宜又況砥君鶴髮者坐上綵服班斕者侍下蘭玉森列賓朋四集觥籌尊俎輝光相映春風和氣藹乎庭堂之間雖無珊瑚錦障而心廣體胖雖無孔雀金屏而情怡意悅其光榮又何如也然彥昇之志奚止於此勉強學問而聞見日博勉強自修而行義日著他時名其堂書其門要必

如韓魏公周益公者焉將相無種在人自強不息耳功成名遂榮歸里第自有翰林先生大書錦還守道之者彦昇勗哉

紀行唱和集序　　劉寅

詩之作本乎情也情有喜怒哀樂之殊故詩有和平慘愴之異自舜庭君臣賡歌之後至于今數千百年中間作者奚啻萬萬其更唱而迭和者亦不爲少但古人止和其意近代以來務和其韵和意固難而和韵爲尤難矣東吳張君宗海吳興翁君文若三衢江君清之學古

入官侍從　輦轂之下薰陶染習有年矣鍾光嶽清淑之氣萃而爲五色文章之英又非一日矣永樂丙戌

朝廷遴選才德兼備者奉使夷緬俾柔撫而安定之三先生適偕行焉水陸計程往𢌞萬五千餘里春夏秋冬之代序風雨霜露之變更覽山川之形勝聽鳥鳴之間關中心寧無所感故其爲詩也一人唱之二人從而和之或大篇或短章舂容浩瀚沈雄飄逸光采若龍耀雲錦而燦珠玉諧英莖而汩金石忠　國愛民之心藹然見乎言意之表眞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共得詩

凡若干篇題曰紀行唱和集寅也幸獲一覩自謂僑寓邊城二紀所見作者類多狂怪雕鎪酸鹹苦澁之句惜無先達君子正之復讀是集頓覺神氣清爽淨洗胸中山野塵腐之態似見杜少陵王維賈至於目前詩可以興豈不信然寅又謂茲先生之詩奚止如是而已將效蒼姬雅頌之作鳴[illegible]國家盛德大業於無窮被之管絃奏之清廟必有一唱而三嘆者予以是深有感於斯文遂不自揆而書之于下方云

愛日堂詩序　　劉寅

心存乎誠故形諸言動之間者亦誠然有誠於孝者爲有誠於忠者爲誠於孝則念念在乎親誠於忠則念念在乎君忠孝兼全並舉而無遺者其惟給事中柴公乎公先世居古杭之錢塘元季兵燹祚孫大父由是避居吳興愛其山水明秀遂家于苕溪之上迨入 國朝即於此占籍公妙齡由郡庠弟子員歲貢入太學衆稱其學博而行崇性敏而志篤名聞於 上永樂甲申夏五月擢任兵科給事中歲舍戊子奉命出撫雲南遍歷大理金齒諸郡駐馬點蒼弭節蘭江政務之暇思二親年

係七袞弗克終養乃與行卷大書愛日堂三字於其端雲南憲僉龔公爲之記復俾寅序之寅惟自古爲人臣爲人子者未嘗不以忠孝爲先務然忠則著于出仕之日孝則著于入養之時不可得而兼也今給事公巡按戎夷乃心王事又豈有一時之少暇可謂誠於忠而念念在乎君者矣然而天典民彝存之方寸一念之誠足感神明况二親秋鬢垂頒烏可置之而弗動心乎此愛日之所以名斯堂也夫日者陽之精也運行於天旋繞於地晝夜之間積十二時而成一日積三十日而成一

月積十二月而成一歲人生百年皆自一日累之公二親度春秋七十餘矣爲子者固喜其壽之永然百年之期已減三分之二此心寧不爲之少懼乎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而吾事親之道有不及耳安能掛長繩於青天而繫之爲吾遲延此景哉三春之暉寸草無以報也尙望一月之光如三秋之永使二親得以從容於倚門之際而聽其子旋歸之音乎古人於日惜寸陰爲學也給事公於日惜分陰爲親也爲學愛日一日雖過猶有餘日爲親愛日今日已過則來日無多矣公以見其心

之誠存乎中而形於言動之間者亦無不誠也揚子因
論舜之孝而發此愛日之一言足以感動千萬世為人
子者之心矣嗚呼此心此理天之降衷民之秉彝無日
無之為臣思忠固宜而孝亦不可斯須少忘為子思孝
亦宜而忠亦不可頃刻少置生乎兩間圓冠方履含忠
孝則何以立身揚名為大丈夫也哉給事公心志純一
制行高潔至忠至孝天地神明必陰相之行將旋旆復
命大廷承　恩歸省拜父母於堂上舉觴遥酹雲間
之白日使人人得盡事親之道如公獲遂其心焉此又

推愛日之誠以及人之仁也故敢於篇終爲公致意焉

寒郊散馬圖序　劉寅

物各有所遇遇各有其時太行之騏驥不遇伯樂終困于鹽車之下沙丘之驪牡不遇方皐終老于駑駘之群時乎時乎果冥冥中有所使而致然耶抑亦禀賦之初有一定之分不可易耶是皆未可知爾濵陽周道淵氏持趙文敏公所畫寒郊散馬圖一幅來徵序余展于几而觀之乃大德改元公在玉堂爲完顏御史作也距今已一百一十有八年矣當時名公鉅卿題詠滿卷余

實難爲之言道淵請不已謹盥手書之曰自古畫馬者甚衆驍騰駿逸奔突馳驟靡所不至公獨胡爲貎此二馬于寒郊枯木之間霜風凜烈四顧無人其一黄色者病而瘠垂頭如有所思其一青色者壯而健矯首長鳴若將顧盼焉運用巧思妙奪天機不知公之立意何如也豈公以黄者自比而以青驄比完顏御史歟按公此時年方五十有三任清高之職持文章之柄不爲不遇也而以散馬自比何哉然以公之德之才之美負廊廟之具居輔相燮調而致君爲堯舜亦奚難焉譬如馬者

千里之才而不獲盡其用也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寧免置身於枯木之間乎而御史完顏公年富力強正宜蹴蹋雲霄蹀躞天衢星飛電迅瞬息千里而不知有汗血之勞也勝重任而致遠道必有時焉回顧寒郊尚有老而瘠者乎嗚呼莘野耕叟傅巖胥靡遇成湯高宗之聘而後能成莫大之功使其不遇則亦類夫寒郊之散馬也既序其事而又係之以詩曰

寒郊老樹枯又牙黃茅獵獵飄風沙斜陽欲下慘無色淡烟影裏棲昏鴉翰林先生畫散馬迴立長空苦瀟洒

青驄有意一迴頭注目拳拳顧貴者欲行遠道力已衰絡首何必皆青絲瘦骨伶丁病且老有志未遂徒傷悲烈士暮年應類此豆粥藜羹焉足耻窮達由來總在天用則當行捨則止我為散馬作此歌時乎時乎將柰何孫陽不遇空蹉跎

皇華勝覽記　劉寅

聖天子嗣登寶位撫綏萬邦中外乂安遐邇帖服悉出內府金幣大賚天下顧惟西南一隅去京師萬有餘里實居化外其土官率先來朝獻琛貢贄　上嘉其慕義

勑順特 命近侍就其國勞之賜之既事旋旆駐車金齒行人司行人中山湯公家世吳興苕溪人也恭恪有儀篤實多信議論倣古問學懇至作爲經行事迹俾工畫者爲圖題曰皇華勝覽中國之士僑居是邦者慕聖朝之偉績嘉使節之遠勞作爲歌詩以獻下執事集成巨軸凡若干篇命寅述文以紀其實于卷端寅自愧見淺識薄奚足以發揮其萬一乃請見因問其勝覽之意公曰自陪中使發軔 京都渡大江而上道出武昌縱觀黃鶴樓而西也泊舟赤壁之下而上屐巉巗巇嶬

之所披蒙茸而踞虎豹遥睇烏林烟漫雲迷淼淼茫茫慨想周瑜黄蓋蒙衝鬬艦火烈風發霆轟電擊之猛勢矣追訴坡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雄文矣又泝江而西也過夷陵登巫山聽三峽之啼猿緬懷宋玉空梁落月之浮夸招寃楚些之哀唫矣經灩澦過瞿塘俯瞰黿鼉蛟龍之窟宅奔濤汹湧奮怒響震萬壑仰視白帝孤城棲鶻危巢蒼藤古木蓊鬱白日遐思王濬風帆掣斷千尋横江之鉄鎖矣步魚腹平沙之上覩天衡地軸穿空偃月之陳或蚍蜉虎翼或龍飛鳥翔則凛凛乎十

萬雄兵瑚戈鐵鉞森烈乎胸中矣鳴騶夜郎縱轡烏蠻鄉藪大渡赤水弭節碧鷄金馬憶莊蹻略地于滇池笑孟獲七擒于孔明矣循洱海踰點蒼覩蘭江之蕩潏挽桂楫而飛渡遂下天井臨永昌川平如掌哀牢東峙城西犖犖若抱若拱聯嵐含輝崇岡之勢岈然洼然蒲民睢睢僰人盱盱其酋帥戎服紅帕首握刀屬弓矢郊迎俯伏列道左其徒旅負鎧擁盾弩戈戟頸繞青黃雜色細蠙珠臂縛赤縢絲倚仗而觀者以萬計本土守將致恭盡禮儀無怠圍護導引歷上甸而南去有黑水蜿蜒

居民僉曰暑雨則波流奫瀹如曡折岸而下涉者中傷即病弗起氣上衝飛鳥不過升無艮山紆崑縈峦衆皺前陳嵂崒岌嶪栩偃上下猱狖驚呼攀緣林木吁可畏也佇立遠視則千峯攢青萬水凝綠川原繡錯室廬鱗聚宮且庶也至孟朗有江瀰漫約廣五十餘丈索竹爲浮橋人馬濟其上江之南擐甲執弓矢者萬人驅象百餘勢若欲與我敵既通命則斂衽而前匍伏謝罪延入本國乃木邦也其土官禮益恭謹由大甸至騰衝夷人雲集景從殊形異狀現琬僑桀不可殫紀所至之地爲

國宣揚堯風霧霈舜雨濡枯潤朽鈞露惠化若小若大踴躍鼓舞歡聲雷動咸舉手加額而言曰吾皇盛德洪禧流布遐荒遠裔浹洽肌膚骨髓浩浩瀚瀚曷可忘也又將隨天風瞻五雲而覲蓬萊矣迴憶過龍泉其江北孟朗少隘兩岸極峻深下視則魄遁神喪豹藤爲梁過者行至半戰掉驚愕不自勝遂越高良工而歸高良工即蒙氏時封爲西岳者也嗚呼天下之險斯爲第一人稱蜀道亦猶是爾致貢方物虎豹犀象羽毛齒革兼金良馬難以數舉於惟聖皇之御世也巍巍乎虞

夏殷周之兆可及矣斯爲之盛覧云寅謹按周禮大行人掌出使四方交聘鄰國宣上德達下情乃其職也懷靡及之心廣咨詢之道駕四駱執六轡驅馳道路跋涉山川顧瞻原隰草木敷榮衷腸寧無感乎雅詠皇華四牡春秋載賢大夫之出使者甚夥公之心眞無忝歟予謂男子之生志在四方今我　國家疆宇之大幅員之廣東接扶桑西臨昧谷南踰交趾北抵窮髮聲教所曁罔不臣妾奚止坤維一區而已哉公異日將擁貔貅萬騎撫鳴劍抵掌踰穹廬度大漠登狼居胥歷覩漠魏以

來刻石之崔嵬乎掉勒而西也抵于窴絕康居入大宛蹄源洋窺天馬所産之深淵乎旋轅而南也張雲旗駕樓船泛滇海取砮矢於肅慎覩白雉於越裳乎　皇風扇和無遠弗屆窮八荒車書之未同者同之極萬國民情之未達者達之著奇勲膺顯擢銘鼎彝垂竹帛其不在茲時乎吾謂張騫傳介子不得專美於前矣必有翰林先生爲公大書勝覽於無窮焉公其勉之

跋錢舜舉所畫猿馬圖後　劉寅

懷遠將軍同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事京兆車侯自央

年時得吳興錢外史所畫猿馬圖一幅藏之久矣永樂乙未自洱海來臨是邦視篆之日政務倥偬交春後得少暇延儒生出其圖示之披玩再四見其鳳臂虎脊竹耳鏡瞳精神變化惚恍莫測真渥洼之竒種也一猿挽韁戲侮於前馬驚躍無定一奚奴執芻秣之具何立於後諸名公題詠珠璣燦然候意猶以為未足復徵詩文余歸坐梅牕紬繹而書之曰自古畫馬者多矣若江都王若曹霸若韋諷支道林韓幹輩下筆摹寫妙奪天機有不可盡述者而近代錢氏亦造其極焉余因評之凡

物所遇各有時太行之騏驥沙丘之驪牡不逢伯樂方皐終困於鹽車之下老於駑駘之羣誰其知之逌夫獲遇飽芻豆而謹閑習鞚玉勒而被銀鞍仰空長鳴萬騎皆震刷崑崙秣玄圃馳驟雲霄蹀躞天衢何物猿猱敢窺其形影哉及其置於無用之地縶以絲韁足不能馳此山猿之所以攀緣跳躍得肆欺侮之心而致馬之驚突也古人以騏驥比君子以猿猱比小人此豈非小人凌君子之比乎李艮之譖馬援丁謂之讒寇準亦類此歟故得志者必親君子遠小人然後無患凡詩有言外

之意而畫亦然觀猿馬而得用人之術錢氏之作豈無深意乎

志訓堂序　楊榮

志訓堂者今刑部郎中吳興章善之所作也善昔爲山東荏平典史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面訓故遺書誨諭凡千五百餘言辭意諄懇一皆切於時用善由是自典史屢陞至今官慈祥豈弟忠厚敬謹行彌篤而善益臻智彌廣而政益勤豈非有得於斯訓者乎自明歿既有年善每思往昔耳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欷歔流涕如

見父之存焉故搆堂於其所居扁曰志訓以示不敢忘也間復錄其父之手跡裝潢成卷來徵予言予惟父母之於子莫不知愛自襁褓以至成人一飲一食一裘一帛凡日用所需苟可與之規畫者無所不用其心然徒愛之而不知教是不能盡其爲父之道矣父既教之而子或不肖弗克以承其教是亦不能盡其爲子之道矣父子之間若是烏足以論其可否哉今自明之爲父既克愛其子又能教之諄諄而深至善之爲子既克孝其父又能恪遵其訓而不違寔父子兩得其道矣昔鄭玄

遺書諭其子不過欲其勤儉以承其家房玄齡集古今家戒書於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以爲足以保躬至如韓忠憲戒其子以爲窮達禍福固有定分切勿枉道而求以喪所守史册著之千載之下耿耿不磨況自明戒其子之立身行道居官守職纖悉畢具之若是子又烏得不嘉美之雖然忠孝無二道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善今位列于朝職專刑名尤當凝心定志進思所以體

皇上欽恤之意退思所以守父之訓俾獄無冤而刑不濫將來所至不惟高明遠大而陰隲之及子子孫

孫以食夫天報者豈有涯哉與人為善君子之道予故
不辭而為之序

溪山萬狀圖記　　解縉

余有溪山之僻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草木奇秀每乘興獨往過水光湍瀨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輙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携壺命奕為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屨不及繫衣帶不及盡理欻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后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

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羨於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閑曠之情不堪於拘束也溪山之游覩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於氣質之偏習於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友蔡君學淵爲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

君而命之也

跋趙子昂墨梅　　　　解縉

趙文敏公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因浉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開之高竹閒云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爲公早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惋惜未嘗咎其少之作不工者蓋其才情之出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喜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爲人然亦可以想見公之爲人也季常其永寶之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羲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嘗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楊復

山去湖州城南不三里近左枕碧浪湖右睨道場諸峰倚閣道挾廣阡雖若嶕嶢然實據明秀幽深要處故人

皆占其勢以爲奇舊名顯因晉殷康築顯亭其上後或名峴山之有寺則自盧阜遠弟子道源始也源至文照照至慧明明至慧解再傳至趙宋慧源師特奉朝旨賜有今額師又凡幾傳及元文筆叢其開盛衰難以悉舉入　國初來屢歷兵燹輪奐之規蕩無餘燼往來人棄爲荒丘略弗之顧城中故老護有知者亦祗歲時相率躋其顛弔唐李適之所鑿窪樽池置之浩歎而已寥寥三十餘年雖宿德莫能起其廢永樂改元得顯公者自長興應山來結茅修苦行與虺虎鬼物雜處日惟一食

怡然弗以爲憂坦然弗以爲懼卒使郡士子敬重稱善

薩相與發檀信眞心輸糧委鏹懷瓣袖幣日屆五體投

禮肩踵摩接施捨委積公乃諜材于山探土于壤就樵

以陶死親流以伐石傭力之壯募才之幹航遠負重筏

難昇易貿五金鳩群工遂刱正殿三間巋然中峙然後

次第作法堂山門長廊以及厨庫倉囷會食有所寓客

有室居僧有寮皮經有藏應緣有舟庇舟有坊給衆有

器約器有局鑿甃以汲淸畊溉以采絜慂膏以燭夕習

鍾以鳴時瓶缽繼艷爐馥延温禪榻雕櫳風旛團綺仍

塑佛菩薩聖僧護伽藍執金剛等神若干座碧增金烟
玉瑩珠暉若假幻師頓成靈境周麓則長垣限其內外
沿流則堅隄衛其衝斥至使瓦礫之地易為寶坊荊榛
之區化為旃檀公之功德有足以感動人天者矣按舊
記解寔長城始與王陳氏裔補明主席能理香燈久久
相續今公亦長興人棄彼居此極力勝因豈其後身來
了宿願之未了乎雖然財施為下法施為上公當復以
自了之智利他一切則毗盧身上無有壞時其功德益
大又可特筆記也大明正統歲在辛酉二月

題上人復住晛山疏

楊復

倦鳥知還率爾何須盡興閒雲欲出飄然也是無心未了因緣從新氣槩恭惟再命晛山堂上大猷法師精持鍜磨靜入禪那曾埒鳳山之虎鬚敢补雲谷之䭾鼻窪尊頂上拄杖子擊破虛空浮玉山前竹篙頭敲斷性命巳自深藏獅窟不妨重竪刹竿遑手段而弄金毛覩者宜皆喪膽揚喉音以歌白雪聞之定足傾城定㮣成最勝家風還養出趨凡子息長增佛彩遠報慈恩

防風氏神廟碑

沈彬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正祀典詔曰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止以山水本名若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堂號甚盛典也蓋上古天神地祇人鬼通祀曰神尸之以人人惟萬物之靈蓋莫靈於人也降及唐世日遠於人漸無神象儒先莫考其詳大而天神咸以含莫致敬他可知已會稽之北江淮之陽封隅之間神號防風氏遠自有虞以上必則古先治民聖賢民到于今思之不忘而報事見靈德王碑詳具顏魯公碑今莫考其詳焉彬

本縣人而生也晚常有是言聞語於人質諸鄉父兄君子決非禹勠後期乃其沴世不肖子孫是非孔子所考載專車骨者嗚呼安得一正祀典期月俾牲幣牢醴一如古初上聞於朝以洗千古之繆之爲快哉今未敢也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金寔

右姜堯章續書譜一卷趙魏公用繭紙作行草書今爲湖峯張氏家藏玉輝以示予徵題觀其用筆雖若不經意而其轉折向背從容合度正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予每於浙東西故家往往多見公之墨蹟蓋當

時鄉里所求無弗得者竊意公於此事精妙入神亦樂爲之嘗聞故老言毎當風日妍美心神和暢或游泳於池亭園囿間雖青衿童子蒼頭小奴皆樂爲之書持適市便獲重購或見仲穆來輒笑而藏之且誡勿令三官人知將詬責汝噫觀於此可見公之胸次悠然如光風霽月流動充滿略無滯礙視浴沂詠歸之氣象何以異哉世乃以公之大德爲小藝所掩豈其然乎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終